

# 洋風「廣貨」 近代化元素

## 「大灣」之光系列(四)

姜舜源(文/圖)

近年廣東經濟史研究揭示，宋代北方移民、技術大量南下，廣東獲得巨大發展。農業水利設施大量修建，珠三角等地大片灘塗變成良田；先進農具推廣，優良作物品種增加，廣州、英德府、潮州、惠州等地成為稻米輸出地。銅冶業一度在全國獨佔鰲頭，陶瓷業滿足日常生活需要並大量出口，造船業空前繁榮，為廣州外貿勃興打下基礎。海內外交通發展，中外商人、各地物產、多國商品匯聚廣州，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逐步成為全粵經濟中心。經元代過渡，明清時期隨着全國商品經濟繁榮，海洋經濟比重提高，初級的經濟國際化孕育，市場遍在性發展，在廣東找到最合宜的空間。

珠三角兩熱土、物種多、瀕臨沿海、交通水網豐富、最靠近海外貿易對象國，在傳統海上絲路基礎上，海洋經濟多元結構等諸多優勢，終於迸發式地發揮出來，廣東的經濟區位發生巨變，一躍崛起為中國乃至東方經濟發展核心區域，並與世界市場發生密切聯繫。像「江南」地區一樣，嶺南地區在礦冶、陶瓷、蠶絲、紡織、製糖、製茶等手工業部門中，也出現了近代資本主義萌芽，這種新經濟元素呈現出蓬勃生機。清宮收藏的傳世宋元特別是大量明清「廣貨」精品，是經濟近代化元素的產物 and 見證，而帶着有異於其他作品的特殊意義。廣東傢具、廣式傢具、廣州造鐘表、珠寶盆景、廣繡等等工藝品，已經成為清代宮廷生活物資的主體，就好比如今形容美國人日常生活離不開「中國製造」。這可能是以往人們不太注意的。

### 洋風「廣造」清宮主角

紫禁城養心殿後殿是皇帝的寢宮，面闊五間，東、西稍間為寢室，設有木炕式龍床，皇帝可隨意休息居住。在這不大空間裏，起碼有兩組大型「廣造」傢具和陳設：西次間北壁前的「雲龍紋紫檀大立櫃」、東稍間東壁上懸掛的畫珐瑯對聯。它們進宮具體時間不詳，《宮中進單》乾隆三十六年（一七七一年）七月十七日兩廣總督李侍堯進單：「紫檀雕雲龍大櫃一對」，與此最近似。

這組雲龍紋紫檀大立櫃，由一對兩米多高的大立櫃、一件低矮的小櫃組成，總面闊有四米多，與北壁空間尺寸相合，是專門為這裏量身定製的。兩高櫃之間空檔，下為小櫃；上部為垂花罩門，自成一紗櫥。紗櫥內置掛屏、陳設自鳴鐘，鐘表的高低位置正與成人視線相對應。兩口大立櫃又分別由立櫃、頂櫃組成，是兩百多年前的「組合櫃」。每件立櫃的兩扇門，浮雕相對的兩條五爪團龍、如意雲紋，下為海水江崖。每件頂櫃的兩扇門浮雕相對的兩條行龍。櫃門銅合頁、門環、鋪首，均淺刻雲龍紋；櫃腿包鑲雲龍紋護套。宮中傢具除了用料高檔、講究之外，是工藝考究。比如浮雕紋飾之下，板面平滑如砥，浮雕的紋飾彷彿是貼在水平的門板上。這是外間即使是官僚貴族之家也難以企及的。重華宮乾隆結婚時孝賢皇后從娘家帶來的嫁妝——一組黃花梨立櫃，浮雕紋飾之下的面板，就不在一個平面上。

嶺南廣造傢具，與長三角蘇、揚等地「南作」傢具相近，但有自己的特點。從這組組合櫃可見，廣東為宮中加工的硬木傢具，用材上力求堅實，採用整料，很少拼接湊合；也不使用邊角料，及帶瘤子、紋理不正、色澤不一的普通木料，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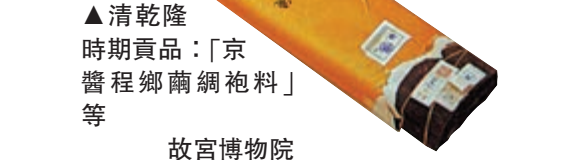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故宮養心殿皇帝寢宮西次間「雲龍紋紫檀大立櫃」

宋代廣州「西村窰青白釉鳳頭壺」  
故宮博物院



清乾隆時期貢品：「京醬程鄉繭綢袍料」等  
故宮博物院



清同治、光緒年間貢品：「增城葛一疋」、「牙色葛一疋」等  
故宮博物院



明崇禎十三年廣東肇慶府德慶州製作「鐵梨象紋翹頭案」  
故宮博物院

《漳絨山水圖》軸  
故宮博物院



清宮舊藏「紫檀嵌珐瑯五倫圖寶座屏風」  
故宮博物院



清宮舊藏清十八世紀晚期廣東「內填珐瑯長頸瓶」  
台北故宮博物院



清乾隆時期「廣彩人物紋盤」  
故宮博物院



清雍正年間「廣彩花鳥紋盤」  
故宮博物院



清宮舊藏清廣東「石灣窰劉海戲金蟾」  
台北故宮博物院

而木色、紋理一致，渾然一體。結構上起支撐作用的框架，較蘇式粗壯，不惜工本；附加裝飾構件精雕細刻，靈巧而突出，具有強烈的裝飾效果。還有傳自歐洲的鑿銅、花箋，絲織品上的大卷葉寫生花卉、貝殼等「洋花」圖案，乃至「巴羅克」、「洛可可」風格的紋飾。乾隆帝對帶有西洋風格、中西融合的廣造藝術品情有獨鍾，乾隆元年（一七三五年）就在清宮造辦處開設「廣木作」，經過六十多年推動，廣造傢具、廣式傢具終於取代宋、元、明至清初，延續七八百年的蘇式傢具主導地位，而進入廣式傢具時代。

在紫檀木器上採用象牙、點翠、鑿銅、銅鍍金、珐瑯等工藝及玻璃畫作裝飾，呈現多彩效果，是廣式硬木傢具的又一重要特徵。清宮和粵港澳民間，收藏不少清中後期這種工藝的插掛屏、屏風。清宮舊藏「紫檀嵌珐瑯五倫圖寶座屏風」，廣東製造，《宮中進單》明確記載：「乾隆四十年（一七七五年）七月二十九日，廣東巡撫德保跪進紫檀嵌珐瑯五屏風一座。」此屏風共五扇

，中間一扇最大，高二百九十四厘米，向左右尺寸遞減，通闊三百九十五厘米。紫檀木框，五屏風頂通體鏤雕流雲蟠龍紋，兩側為雕花站牙，下置須彌式紫檀木底座。屏心以鑿胎珐瑯技法起線刻山水樹木花鳥圖畫，五扇分別飾鳳凰、仙鶴、鴛鴦、鸚鵡、鸞五種禽鳥圖案，分別表現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長幼、朋友等五種倫理關係。五扇畫面相連作傳統中國畫海漫形式，色彩絢麗的珐瑯畫，正適宜中國畫的「青綠山水」科。畫面上是嶺南、粵西石灰岩丘陵狀山體，遠處為山脈、近處為丘陵，如大灣區肇慶七星岩式散落；其間是低緩起伏的綠野，溪水如練，橫貫山前。構圖巧妙，設色典麗，是廣造珐瑯傢具名品。

### 肇慶傢具 明式典範

如今「明式傢具」享譽海內外。其實製作於明代的嶺南木器傢具，正是「明式傢具」的正宗

代表作。故宮博物院藏「鐵梨象紋翹頭案」，長三百四十三點五、寬五十、高八十九厘米。木材係廣東特產熱帶植物鐵梨（又作鐵力、鐵梭等）木。木質堅硬、沉重似鐵，呈紫黑色。故宮這件長案出奇的是，案面並不是由邊框鑲面板構成的，而是用了一整塊厚十厘米的獨木板製作，而且連同兩端翹頭，都在一整塊木材上連做。試想這是多大的一塊木材，需要多大一棵鐵力樹！

因為鐵力木太重，為減輕重量，匠師把案面背面挖出凹槽，四周厚重部分好似案面的邊框。案面下為直牙條，牙頭做出卷雲紋曲邊，雕象形紋飾，象鼻微卷；兩象合之，又似下卷的雲紋。牙頭以夾頭榫結構與案腿相連。案腿素湊面，側腿間安擋板，用厚材透雕出大朵垂雲，居中懸掛，四角鑲雲紋角牙。足下帶托泥，增強大案的穩定性。

案面下有陰刻「崇禎庚辰仲冬，製於康署」款，明確記載此案作於明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年）十一月。康署，即康州公署。今廣東肇慶市德慶縣，在唐代改稱康州，北宋末康州趙構即受封於此。「靖康之難」，徽欽二帝被俘，宋高宗趙構在臨安（今杭州）繼位，南宋紹興元年（一一三一年），因為康州是趙構潛邸，詔升為府，並更名德慶府。明初改德慶府為州，萬曆時劃歸肇慶府管轄，明末德慶州領封川、開建二縣。明清文人士大夫喜歡使用歷史地名，此落款說明是當時德慶州的州官請來木匠，在州衙公署裏製作了這件作品。此案造型渾樸凝重，代表了明式傢具「書卷氣」風格，反映了明代廣東手工業和經濟社會發達程度。

### 工匠精神 俱甲天下

早在西漢司馬遷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，就稱廣州是嶺南都會，珠寶、犀、玳瑁、果、布等珍貴物資聚集，至明中期西方工業革命之前，這裏建立起高度發達的手工業，「蘇州樣、廣州匠，香（香料）、犀（犀牛角）、象（象牙）、蠶（螺鈿）、玳瑁、竹、木、藤、錫諸器，俱甲天下。」（《（同治）廣東通志》），作品表現出卓越的工匠精神。佛山的鐵器、釉陶，增城、雷州的葛織，廣州的錫器、絲織等，世稱「廣貨」、「瓊貨」，名聞遐邇。

廣東盛產葛、麻、棉，傳統紡織業發達，增城葛、增城細葛，雷州葛、雷州府波羅葛、波羅麻，潮州府龍葛、鳳葛、花鳳葛、貢葛，廣城絲葛、廣城花機，新會縣花機白、比把葛等各種葛、麻布，是進貢皇帝的名特產。葛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其纖維可織布、紗，具有吸汗、散熱、抗腐、結實等特點，適宜夏裝用料，「廣紗用於天下」（《廣州府志》）。圖示案頭右邊為故宮博物院藏清同治、光緒年間貢品，幅寬五十六點三厘米，包裝上寫有「增城葛一疋」、「牙色葛一疋」等字樣。

粵繭、湖紗、隆江縐綢袍料等絲織物，是達官貴人的至愛。今梅州所在程鄉繭綢最為名貴，圖示上方故宮養心殿立櫃旁為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時貢品，包裝上書「京醬（顏色）程鄉繭綢袍料」。

西方工業革命後，這裏又最早吸收西方文明成果。康熙二十三年（一六八四年）開放海外貿易，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西班牙、德國、丹麥等國金屬、玻璃、珐瑯、鐘表、毛織物、油畫等舶來品登陸，西風東漸，嶺南人從仿製到消化吸收，十七世紀末、十八世紀初出現了另一種新興的手工藝，與本地的傳統工藝互相促進和提高。

《漳絨山水圖》軸，縱六十二、橫六十厘米，是中西文化融合、具有清末嶺南派筆墨風格的漳絨風景畫。畫面表現隆冬時節，遠山近湖白雪皚皚的景色。陰沉的天空，光禿禿的枯樹，樹上立足未穩、空中頂風冒雪的寒禽，似此冷寂氛圍，傳統中國畫很少出現。漳絨是一種起絨織物，因誕生於福建漳州而得名。在表現山水風景的筆韻時，將畫稿所繪物象處的絨圈割開，呈絨狀，再用筆墨渲染，使之有較強的質感，所折射的光線與未割絨處明顯不同。其他地方則保留絨圈，淡施筆墨，並用絲線潤澤的光澤表現天空的遼闊。此圖軸割絨精妙細緻，畫面層次清晰，具有西方古典油畫的特點，準確地表達了嶺南派的筆墨風格。

### 「廣彩」瓷器 外銷歐洲

廣東人一早就建立了外向型經濟，清代「廣彩」瓷器，就是根據歐洲市場對中國瓷器需要，買進江西景德鎮白瓷胎，按照海外訂戶要求的圖案、紋飾，在廣州彩繪、燒彩，製成成品，專門輸往海外市場的外銷瓷。這與改革開放初期廣東企業來料、來樣加工出口產品差不多。清乾隆時期「廣彩人物紋盤」，高二點七、口徑十二點六、足徑七點三厘米。通體內外施白釉。盤外光素無紋飾，盤內繪一歐洲女子半身圓形肖像，筆觸細膩，形象逼真，具有強烈的立體感。

清雍正年間「廣彩花鳥紋盤」，高四點一、口徑二十五點二、足徑十五厘米。盤外施白釉，光素無紋飾。盤內白釉地以青花繪蝴蝶花卉紋邊飾，中央以粉彩繪雌雄一對雉雞，覓食於湖石花卉之間。器物造型規整，設色艷麗，紋飾風格迎合歐洲市場的需要，頗見「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」精髓。如果沒有列強入侵，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，肯定會逐漸實現近代化。

（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